



琴台客聚 彥火

### 沈從文孤軍作戰

王珩回憶道，為了方便工作，沈從文把自己收藏的雜誌和書本都拆成一頁頁，哪怕是珍本和孤本，遑論新訂的書刊了。因為當時沒有人幫他抄寫工作，更沒複印條件，唯有拆書。

他一心一意埋頭鑽研，毫不注重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午帶來的晚飯，有時略變壞了也照樣吃掉。

沈從文對年輕人特別熱情和關心，不像有些作家、學者那樣，怕影響自己的工作，不太願意接近年輕人。

沈從文則不一樣，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自己多麼忙，只要有來人訪問，特別是年輕人，必定和他談，而且一談便很長很深，如果他認為問題仍未談清楚，事後就會一封十幾頁的信寄去，繼續給對方解釋。例如有一個搞電影的人，為了要設計服裝來請教他，談完之後，他再寫一封非常詳細的信和開好供參考的目錄寄去，熱情感人。

晚上自己則開夜車來補償白天用去的時間。王珩認為，這是令人惋惜的事，因他年紀已這麼大了，不應該把精力用在這方面的事上。

他的學問和知識已達到如此超卓的水平，應該留下更多有價值的著作，讓更多的人可以閱讀和

學習。眼下他的時間被部分人分掉了。所以不少人都勸他會見客人要稍為控制一下，於是他自己就寫個通告貼在門上，「本人患嚴重傳染病，最近不能見客人，或者索性寫「本人心臟病發作，遵醫囑不能見客」。

沈夫人就專門在門口給他擋駕。但當沈先生在窗縫處看見來者是他想見的人，就走出來，說這個人我要見，那個人我要見，這樣一來，把沈夫人搞得很窘困，她常常被弄得啼笑皆非，說沈從文老讓她當眾出醜。

王珩說，這也是他們家的喜劇吧。由於他們分住兩處，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例如有人來訪問，沈從文一概熱情招待，往往就把吃飯的時間也忘掉了，沈夫人一直等到下午兩三點鐘，才見他回去吃午飯，沈從文甫踏進大門忙不迭地向沈夫人道歉。

他們幾十年相敬如賓，特別是沈從文，對夫人完全像朋友一樣尊重，在現實社會裏是很少見的，沈從文從來不對夫人發脾氣，而且對沈夫人做的菜，總先誇讚她做得好，真好吃，最後還說一聲：「謝謝」。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八）



姚姍雅音 姚珏

### 弦樂童夢

今年是奧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誕辰226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古典主義音樂的巨匠，而在1月31日，我與香港著名鋼琴家鄭慧博士聯袂數位香港弦樂團的演奏家，舉辦了一場《弦樂童夢「鱈魚」在線音樂會》。

《鱈魚》是舒伯特的代表作品，他在1817年20歲時首先完成了這首藝術歌曲，原本是根據德國詩人舒巴特的一首詩歌創作而來。1819年，作曲家舒伯特把這首歌曲加以變奏寫成第四樂章，再加上其他樂章，寫出了《鱈魚五重奏》。曲子描繪了小溪中悠然自得游動的鱈魚，最後落入漁夫之手的寓言故事，告誡善良單純的年輕人，不要被虛偽與邪惡所害，不要成為天真而無辜的鱈魚。

這首曲子充分展示了舒伯特的獨特風格，我個人非常喜歡。雖然相隔兩百多年，但聽眾仍然可以感受到作曲家是非常有想像力的，樂曲的每個聲部都非常形象化，在《鱈魚》裏，你彷彿可以看到魚尾在動，每個部分他想表達的東西也非常清晰，而不是很多東西，每個聲部都非常有畫面感。選擇這首作品，和音樂會《弦樂童夢》的主題非常契合。

香港弦樂團長期以來希望用經典作品融合中外特色，提升社會文化藝術欣賞水準。我們希望把西方室內樂更普及化，特別是讓優秀的作品之美能夠進入孩子們的心靈。以「弦樂」提升孩子們的美育教育，讓他們在「童夢」中啟發思考，健康成長，這就是「弦樂童夢」的創初心。或許有人覺得孩子們聽古典音樂會覺得沉悶，但舒伯特的這

首《鱈魚》卻是很好的室內樂入門作品。《鱈魚》有很好的故事性、很好的畫面感，通過曲子，可以激發聽眾的想像力。未來我們也希望把這首室內樂推介紹給社區的孩子們，甚至把節目單也做成童話故事的感覺，讓經典作品和孩子們不再有距離感，真正地把他們引入文化藝術的精彩殿堂，從優秀作品中學習成長。

當入門之後，孩子們就會對文化藝術之美產生興趣，也需要通過對作品內涵和作者背景的了解，逐步提升思考水平。中國古代先哲孟子說「知人論世」，就是請要看古人的作品，需要了解他身處的社會時代，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和作品。舒伯特創作《鱈魚》時雖是他年輕時期，但人生卻已遭遇求職不成、不被社會重視的打擊，因此作品本身也反映了舒伯特內心對於童真的珍視和對社會現實的無奈。舒伯特一生生活了31年，是十八世紀歐洲古典音樂主義的最後一位巨匠，他在最後階段的作品《C大調鱈魚五重奏·D.956》有很多創新的手法，也預示着當時古典主義的逐漸改變。這首代表作品，我們香港弦樂團將在2月14日情人節舉行的線上音樂會演出，演出會在中演院線、吳氏製作等網上平台播出，音樂會的主線是「弦情」。

「弦情」既是迎合了情人節的主題，同時也說明弦樂作品帶給大家更多的是情感深層的感動，而且作品既反映了現實，同時也讓現實情感在作品中重新得到平衡，也就是能讓聽者轉換心境，得到解脫。從這點來說，《鱈魚》這樣的作品帶來的「弦樂童夢」不僅僅是給孩子們的，也是給大人們的！



水過留痕 少爺兵

### 各自賣花讚花香

新春團拜，給了一班老朋友、朋輩們明正言順地聚首一堂，氣氛要多熱鬧就有多熱鬧，派利是或收利是搞到滿場飛，大家的心情既雀躍又開心，現場出現一道又一道的美麗風景線，正呀！

席間圍爐大家說的不是新春菜式，有情亦可飲水飽！有人三句不離本行在討論着對內地近期播映的綜藝節目：「我和幾位都是幕後製作的成員，最近『愛上』了按時收看名為《海邊的樂隊》這個綜藝節目，演出的是《乘風破浪的姐姐》的演員們，最難得是看到于文文、趙夢、劉戀3人同台獻唱，她們的歌聲雖不是繞樑三日，不過嗓音卻出奇地『夾』，可說是各有千秋，於粉絲及圈中人以觀眾的視角而言，也是難能可貴的一頁；喜歡該綜藝，是因為她們在節目中合力營運一間餐廳，自負盈虧的情況下，看到她們的同心協力，用盈餘去遊玩時，看到她們放開懷抱，拋開偶像包袱『玩到癲』，就算是被視為幼稚的遊戲，她們的一言一行，都令觀眾感受到她們『好真』的一面，場面令人笑翻了、笑出腹肌、笑到昏厥……雖然是隔住熒光幕卻都完全感受到她們的歡樂氣氛，這也是觀眾們樂於見到演藝人在正式節目以外的另一面。特別被觀眾點名稱讚的還有國家首席舞者唐詩逸，女星張天愛、張儂、張歆藝，她們也是喜劇和綜藝節目的『寶藏姐姐』，貢獻出她們的幽默細胞。」

並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些年來內地的不少電視綜藝節目的確頗多「點子」而受到歡迎，正如香港TVB製作的《中年好聲音》，點子亦不錯呀！

「另一檔小綜藝《星星的約定》有王心凌、Twins等，內容跟《海邊的樂隊》截然不同，亦有多位男女演藝人擔任飛行嘉賓，然而觀眾指內容似宣傳傳統文化、古蹟及美食較多，由於偶像們不乏粉絲，觀眾們的支持，收視一樣紅紅火火，於電視台來說，只要節目受歡迎，各自賣花讚花香，各領風騷，皆大歡喜的效果，亦是大家樂見其成的局面，沒有高低之分！」



爽姐私語 林爽兒

### 看演唱會

以前很熱衷睇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加上自己也很支持，所以有可能的話都參與，都抽空去看，分享他們的成果！近年熱度已經減低，因為我特別欣賞的歌手已經上了天堂！

睇香港的演唱會，大部分都在紅磡體育館舉行，紅館的設計概念本是為體育比賽的，給歌手藝人表演的話不是那麼合適，而香港也沒有什麼場地可作大型演出，儘管後來有了亞洲博覽館，但距離市中心又實在太遠，除非很想去看，否則都不會選擇那裏。

近年因為疫情關係，開演唱會無法預測，預訂了十場場館的日期，結果開了兩場又有問題無法繼續，做製作的損失不少，但疫情嚴重，觀眾買了票也不敢冒險。而我在其間還是冒險睇了一場張敬軒（軒仔）的演出，誰知事後發現有睇他演唱會的觀眾中招，我被家人罵了一頓，說我膽真大，這樣的險也去冒。而軒仔那一次的演唱會又要暫停。到了今年重開，則是主角軒仔唱了幾場自己中招，又被二次暫停！真的多災多難！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想起來，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在最近的一次，是陳奕迅（Eason）疫情後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再有了半山腰睇騷的感覺，這次我沒有黎明那次的幸運，我坐的位置對準大音響設備，強勁的音樂把我震到頭暈心跳加速，十分不適，我想堅持下去，但看了半小時實在無法忍受，匆匆離去！是我無法忍受那強勁的音響，無法再欣賞下去！很對不起Eason，我沒法看完整場的演出！

談到看演唱會，我想起曾經的經歷，早年黎明的一個演唱會，因為工作關係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時候去看，是期間的某一天，有同事答應做替工，我臨急找到一張他演唱會的飛，匆匆忙忙趕去紅館，入場才知道是右側近「山腰」，既來之則安之，獨自一人在「半山腰」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目的是看演出，當時黎明做三面台，其中一首歌他坐吊櫃上半空環迴，居然轉櫃的時候見到他，他悄聲說：「怎麼你坐這裏！」我要手兼擡頭，表示完全冇問題，他已被轉移開去，過了一陣一個工作人員走到我旁邊，說帶我去下面較近的位置，我也就隨他過去。那一次很意外，也很感謝他的關照！



百家廊 袁星

### 邊界

喜歡小葉椰樹，從見第一眼起。沸騰在周邊的評說，朦朧了它。褒與貶，很少出現在我的視角中。就如生活裏的物事，目之所及大多平常無奇，無所謂該褒該貶。有個人，卻多次碰觸過我的目光，高振。因為他的多次闖入，目光被撞擊成五線譜，被撞擊成細細如絲的琴弦，撞出光電四濺的效果、撞出鏡樑之音的悠長。

凡事都是有邊界的。有邊界，就有其界定的範圍。有時候，超越了一定範圍，黑的就不那麼黑、白的也就不那麼白了。蜂巢有邊界，蟻窩有邊界；蜜蜂有其活動邊界，螞蟻也有自己的活動範圍。無論邊界所界定的範圍大小，由此而及其它，皆是如此！

作家有沒有邊界？教育家有沒有邊界？社會活動家有沒有邊界？不管從哪方面講，肯定都有。只是，有時候，這個邊界是模糊的，也可能是交互的。比如，有的人既有作家的創作才華，又有教育家的育人之實，還有活動家的溝通技能，雖然三者各有邊界，但在其身上卻可融會貫通。再比如《天龍八部》中的段譽，他會的功夫可不只六脈神劍，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他都會。現實生活中，我也認識這樣一個人。

初識高振，是因為寫作。很多關於寫作的事，都去找過他，自然就認識了。高主席嗓門兒大，四方臉，雙目如適應了其眼眶比例的探照燈，往哪兒一瞅，自帶光束。這光束不僅有力，還透射着威嚴。他住在一個較為現代化的小區裏。數排叢生的高樓之中，一處院落，顯得很特別。其家中擺設，也很不同。客廳裏有的永遠是各種古董和字畫，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化人，這一點是沒錯的。古董字畫，都蘊含着書香氣息，光這些文化韻味還不夠，他傢裏，還栽着許多花草。印象中，他傢院內，有幾棵對掐粗的桂花樹，許是孤陋寡聞，許是目光狹隘，我之前從沒見過像大樹一樣的桂花植株。高主席是個爽快的人，條理清晰，那是我對他的初判斷。

後來接觸多了，對他的認知也略有改變。在全國市級作協中，他應該是連續擔任作協主席時間最長的。這其中所反映的問題，也不言而喻。高振這人，確有水平！每次換屆，下任人選還是他。為什麼？領導信任，這是其一；能力出眾，這是其二；綜合考慮，身邊人暫無出其右者，這是其三。我不覺得搞寫作的人一定得入作協或在作協當領導，跟作協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就一定寫不出驚世駭俗的作品麼？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長期在位肯定也是水平擺在那兒了！假如不能勝任，能當得持久？顯然天方夜譚。

正如高主席自我評說的「我是一個讀書人」，他的確是。當作協主席期間，奔波了數十年，為臨沂的寫作者們鼓與呼，把畢生精力都用在了為「寫作者」吶喊上，他還出資200餘萬元，編輯了21卷共計1,400多萬字的中國第一部市級文學大典《臨沂文學大典》。前期歷時十餘年篩選、編輯、校對的費用，都由其支付。也正因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堅持，才又爭取到政府200萬元專項撥款，將整套書付梓出版。在全國範圍內，還有多少這樣的市作協主席，能夠為一個地方的文化事業，老黃牛一樣出力出汗幾十年呢？

高主席家住臨沂城裏，我所生活的地方，在離其較遠的平邑縣。平日裏，無論生活還是工作，我倆幾乎沒啥交集。他活躍在臨沂文壇幾十載，從青春年少到鬢髮染霜，對臨沂歷史人文瞭如指掌。臨沂作協現任主席張鳳說過，高主席是「腹有詩書氣自華」。他看似隨意地侃侃而談，實是知識淵博的自然流露。我以前以為，他只是口才好，會溝通，聽過他一次正兒八經的講座後，對他的認知，改變許多。

為繁榮文藝事業，臨沂市出台了「薪火計劃」。在全市範圍內選拔一批青年文藝拔尖人才、創作骨幹及管理人才，進行重點扶持，我有幸忝列其中。

開班時，高主席雖已退休，仍應邀授課，聽他講了臨沂文學眾多我此前聞所未聞或知

焉不詳的人和事。由古而今，他把臨沂文化梳理得相當清楚。在一些領域，還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高主席說他是個「讀書人」，其實他更是一個專多能型專家。

論創作，其辭賦作品在城中大街小巷多有鐫刻，也常見諸報刊，散文集還獲過冰心散文獎。只是，他既能寫又能說，還善於搞管理，連教书育人也在行，很難被準確定位。一個單純的作家，不可能為一個區域的文學事業「青絲變白髮」；一個單純的社會活動家，也不可能創作出那麼多屢見報端、鐫刻於大街小巷的作品；其各種成就，更非一個單純的演說家可以企及。像他這樣的作協主席，放眼全國能有幾人呢！

或許，難出這樣複合型人才的原因，就是「邊界」在作怪。一般而言，搞文學創作的都不太善於各種應酬，更沒演說家的基因。久而久之，邊界就像有了某種慣性，變成一堵到處延伸、駐紮的籬笆牆，把才氣分割得支離破碎。作家就是作家、活動家就是活動家、教育家就是教育家，各守一處，不相往來。

在臨沂綠城·春江明月中式會所聽完課，遊園時，我震撼於其庭院設計。這樣的別墅特別適合與家人一起生活，只是其動輒數百萬元一套的價格，攔住了眾多戀戀不捨之人。

其中一處別墅的庭院中，有棵三四米高水桶粗的小葉椰樹，深深吸引了我。見過集市上售賣的椰樹盆景，葉大如豆，濃綠質硬，邊緣鋸齒，十分耐看。但買人都說，那種葉子是控水和用藥維持的，買回家就會變大變薄，栽到地上，與其它榆錢樹差不多，故從未買過。

別墅庭院中那棵小葉椰樹，水桶粗了。它被栽植在布局着小橋流水的假山附近，整棵樹枝葉細密如豆，鋸齒鮮明，濃綠密麻擠壓在一起，層層疊疊的，變成一蓬蓬生長在樹上的綠雲墨境。因為它，耳畔集市上那些喧囂的議論聲，立刻安靜下來。

高振，就像那棵小葉椰樹樹。至少，他也曾在那裏出現過。



落地觀察 湯禎兆

### 保育香港

孩子年紀漸長，懂在網上找不同資訊，但多是看外國歷史。我和太太十分喜歡香港，於是常找辦法跟他們說香港的歷史。我們除了會帶他們到不同的景點、郊外、博物館以外，我最想他們認識和了解國家、城市和香港的發展，讓他們慢慢培養對這個地方的感情。

一到假期，我都會發掘一些古蹟景點和保育項目與孩子逛逛走走，例如：饒宗頤文化館、大館、中環街市等，從中我們都可以見證到相關保育工作的用心，同時把百多年的建築好好保留下來。好像大館這樣，當局把十幾座古蹟建築用心修復和活化，定期也有不錯的主题特色展覽。中環街市盛載的也是穿越了一個世紀的光影，在舊建築物的一磚一牆，我們和孩子一一訴說香港的前世今生。傳承確是保育的最佳方法之一。

原來饒宗頤文化館正值十周年誌慶，主辦單位很有心，舉辦了一系列以「香港的前世今生」為主軸的歷史文化講座，剖析香港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回顧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嘉賓講者均為香港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香港過往歷史、現在及將來的發展有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分析。即將舉

辦的主题更邀請了多位現任和前任的博物館館長，分享保育、文化和歷史展覽的工作。這些是我和太太讀書時常去聽的講座。（有一年的拍拖活動便是跟了新豹行墳場！）

從歷年不同的活動和展覽中，我們都感受到幾位講者的用心，不論是從海外和內地引用豐富的珍藏，到香港藝術館新館的大變身，以及新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覽，都讓市民大開眼界，大大充實生活。而我們更加可以從舊建築、保育項目了解到香港的發展進程。而當中丁新豹博士就是一個活活的圖書館，他在5月將有一個特別的講座題目，連同吳志華博士（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及司徒傑傑（香港藝術館前館長、首席研究員），講題：「文化與歷史展覽在香港的發展及在文化推廣的角色」，值得一聽。

此外，丁新豹博士將在本月28日在饒館主講「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與貢獻」，大家現在已可報名參與！

歷史和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承傳，對比內地和海外的情況，香港在這方面的人才和土壤還需 deeper 耕耘工作。可惜的是，一班有經驗的專家學者，現在及將來的發展有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分析。即將舉



鵬情萬里 趙鵬飛

### 月亮在6樓

和朋友攜了爐火、吃食去海邊消閒。爐子雖小巧，炭火卻威猛，才起的話題還未聊到熱，就已聽到水在壺裏翻騰，壺嘴噴出的水蒸氣，裊裊婷婷，春寒料峭的時節，頗為應景。爐膛對着風口，炭火紅通通，稍稍靠近些，臉都被烤得發燙，拿手屏幕當鏡面照了照，額骨上已然泛起兩片紅暈。火勢既好，便又貼着水壺擺上了兩顆番薯仔、一把板栗，還有一把帶殼的花生。

爐火真是暢旺，花生殼開始劈里啪啦地爆響。山東產的小花生，個頭勻稱飽滿，待皮殼變得焦黃，迫不及待捏了幾顆，食指輕輕一用力，花生米脫脫出來，貼身裹着的紅衣更是脆得發捲，一碰就裂成細碎的屑末，全飄灑在衣襟上。尚有些燙嘴的花生米入口一嚼，粒粒嘎嘣脆。韓國的番薯仔，經火慢慢煨烤，待外皮焦香酥脆，握在手裏的分量也不壓手，便知熟透了。一掰兩半，一股香甜的味道湧進鼻腔，撩得人食慾頓開，咬上一口，綿軟甜膩，一點起渣的粗纖維也沒有。配着滾水沖泡的生番，甜澀相沖，搭配得宜。

時下，圍爐煮茶正在內地年輕人當中風靡。我

們倒也不是特羨這個趣兒，只因一向都是無茶不歡。香港的茶樓甚多，坐在海港城的落地玻璃窗前，眺望維港風光，就着精緻的點心，固然舒坦妥帖，但都難敵盤腿坐在海邊的草叢裏，圍爐自煮自飲的自在隨意。浪花在腳邊收卷，銀色歡微微扶搖，遮陽蔽光，往來的船隻慢慢吞吞。海風浮動，偶然之間一兩聲鳴笛，驚得一群鸚鵡叫着直衝雲天。拙樸自然的野趣，很容易便能讓人心無旁騖得享半日簡單的安寧。

凝眸嘆茶，日落海面是最尋常的景致，也最為耐看。漫天的胭脂紅，裹着一隻肥碩圓潤的火晶球，一點一點沉入水面，緋紅的天幕漸漸染成